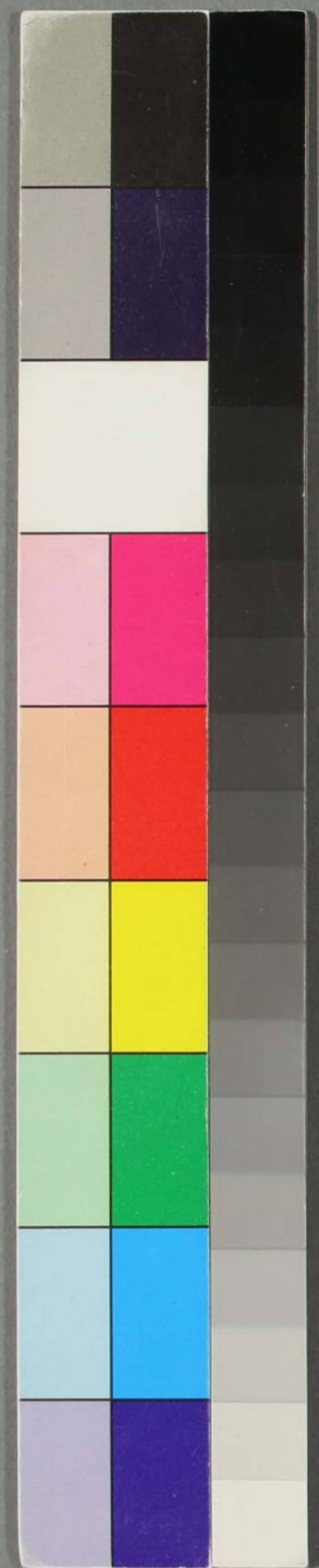


纂評
精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第十二冊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一

蘇軾子瞻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屈到嗜芟論 楚語

孫應鰲云、屈建之事、屈到、可為正、然禮曰、孝子於親、思其所嗜、而曾子不忍嗜、羊棗、是或一道也、

不違而道、不字、衍楚語、無不字、

屈到嗜芟。巨義反、一曰、奇寄反、音妓、菱也、王安貞武陵記曰、四角三角曰芟、兩角曰菱。有疾。召其宗老。家臣曰老宗人者。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建、屈到之子、子木也、楚語曰、其祭典有大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蓋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于國之典、遂不用、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義祭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一

路寢正寢也周制王公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路寢治事之所小寢燕息之地也

英云父子之間有不可以禮節之情而蘇氏博引諸說駁之言似過激

至變之際集變作嚴

去艾安得為道宗元曰苟薦其羊饋而進艾於籩是固不無思乎且曰違而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春秋成十八年公薨得君薨之道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史記衛世家石乞孟厲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啓手足論語曾子有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注纓冠綫也啓手足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變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論語動容貌斯遠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

英云出於子則惑矣自父命背之似失孝意蓋

左傳昭七年孟僖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管仲病勸桓公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管仲論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去三豎管仲論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屈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屈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入子追思之道也曾皆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孟子盡心下朱注羊棗實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禮記五藻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艾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

坡公之文為古今議論之際而朱文公常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宜禁絕不知蘇程之學孰近於聖人之道也
曾子顧禮續文章軌範曾作童

命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箦禮記檀弓下曾子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云爾雅箦謂之箦注牀版史記索隱箦謂葦杖之薄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箦於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瞋左傳襄十九年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左傳襄二十三年臧孫之語字典疾美嗜為病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為藥石也

哉

柳子主情蘇子主義義在而情為之屈非漫然翻駁也根據經史實實還出大不忍處是能從高處着跟脚放眼界者○柳子非國語書第六十二條自言此明大中之道後世有詬予者無憾焉自謂立論不頗而蘇子已尋其隙而攻之矣甚矣立言之難也明代胡思泉又作論非蘇氏此不足存

論商鞅映姓公孫氏秦封于商於故號商君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

鹿門云罪史遷而商君之罪不可解

此司馬遷集此下有則字敦本力穡集敦作務鹿門云痛快直截

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彊天子致胙胙祭肉也夏曰復胙史記周本紀顯於孝公八年立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闡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班固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彊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遊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者孝公敦本力穡之効非鞅流血剝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

流血剝骨集刻

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史記列傳今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注一家有至於桑弘羊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斗筭之才穿窬之智斗筭出前穿窬之盜謂小賊也無足言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溫公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同潦兩大貌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蛆同蛆蠅在肉中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弼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

有所樂集有作其

英云何晏尚主好色故服散烈之藥以取一時之快後人長服者皆中金石之毒終至失命蓋譬安石毒於民也彼之所為集之

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有所樂也。故為商鞅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石鍾乳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字平叔魏正始中為侍。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劉孝標世說注云泰承祖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何晏首獲神効由是大行於世一名五石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之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効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作其

篇中議論全為安石而發。至引司馬君實之言即以攻安石者為證佐矣。筆鋒犀利是公本色。○大槪論商鞅者謂功在霸秦罪在兼并公以秦之富强歸本於孝公之敦本力穡而秦之不旋踵而亡全繇於鞅之剝骨流血則鞅之流毒有同於猛獸蠱螫謂之蠹者矣。此真技本塞源之論。

二田云以好異論荀卿也乃以

荀卿論荀卿趙人年五十始游學於齊三為祭酒因。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循論語子罕篇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注循循。

家焉。李斯嘗為弟子荀卿推儒墨道。循論語子罕篇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注循循

聖言為對照井以憂天下照出李斯流禍來龍似遠藏針極切梅亭云首段以孔子立言本意伏荀卿罪本不敢放言高論是論主憂天下之深又云次段以孔子教門人本意伏荀卿不慮愛李斯罪案已上標舉立案已下發議判罪

有次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岬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荀卿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

云爾哉鍵範無爾字不足行集足作能介軒云應憂天下之深句又云行其說句暗指荀卿為不義句暗指李斯梅亭云三段落題揭李斯歸荀卿先用一斷作總提事荀卿析事作大變古先抓大

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備云翻李斯始為郡小吏既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荀子非十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性惡由是觀之先鞅荀卿接入李斯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

作盡
梅亭云四段判
荀卿罪狀又接
李斯起下
又云五段數李
斯罪狀繳轉荀
卿結了
東萊云獨字應
前獨字
奮而不顧鍵範
奮下有然字
確士云井田不
始于周公破壞
井田者商鞅非
李斯也
自是其愚鍵範

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
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
公之井田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
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百畝
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稅其一也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
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
其師歷詆入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
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知其禍之至於此
也喻簡而明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
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
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
安以求異為哉
儲同人云太史公作孟荀合傳而韓文公上下千古亦

自上有以字
而不知集而下
有荀卿亦三字
鍵範知上有自
字
西仲云荀卿欲
人不可及故求
異仍以孔子結
束最緊
梅亭云應首段
作結
果無有鍵範無果字

以荀卿為聖人之徒與孟並稱是長公以前荀氏業有
定論相沿數下百年忽欲翻案豈易措手却得李斯亂
天下一節壓倒他分勘合勘總之歸罪於荀當是長公
極得意文字
以孔子反影荀卿以李斯之惡歸獄荀卿一出一入銳
不可當○通篇本孟子生於其心害於政事之說此論
出而後人不敢復推荀卿矣文人之筆重於丘山如此
西仲云放言高論是著作家第一病痛以其無所顧忌也若人皆無所顧忌何事不可為李斯之罪坐
此故以歸獄於所師就其流弊言之耳文之曲折縱橫極其酣恣二田云昌黎涑水盛推荀况而眉
山深斥之蓋是摘句立說原非舉全書論全書也評者紛紛或護或訶概非懸解梅亭云以異說高
論四字立案是煞荀卿項門一針至李斯焚書壞先王之法歸獄荀卿放言遺禍所謂不知憂天下之

深也。分勘合勘，看似深文，却有至理，亦是蘇氏翻案文字。

韓非論

韓非論韓非於黃老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
如非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以韓非命題實不專論非也文中申商帶說可悟
借題之

梅亭云：首段渾提儲同人云：時文小講虛籠大意不寬不盡之妙於此可見聖人之折無之字。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

梅亭云：次段入題，敘述源流，先兩路開說，後以一句紐合，揭醒篇旨。同人云：先分後合，是時文入題法。梅亭云：三段洗發老莊，向韓源一脈，不敢與集，不上有夫字。

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陳涉吳廣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為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

鹿門云窺見韓非受病之原故說得倘佯如此梅亭云四段透發上文輕天下齊萬物敢為殘忍意此申韓之所以出於老莊也
易其言集易上有敢字鍵其作於
梅亭云末段引史記語即是本

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仁而不足以為不仁而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界界自勉勵之意也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嚴史記作礪法用法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申不害之學本於由三代之衰至於今

篇眼目結尾一拈意別有指
東萊云結意不盡

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鹿門云韓非於老氏若不相及而太史遷獨以為申韓並原於道德之意東坡亦識得此意
西仲云此本龍門合傳之意立論老子云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申韓錯認其意耳漢以黃老治晉以莊老亂用有不同以此歸獄頗覺牽強然行文奇宕人不能及

胡敬齋云言非之慘刻由老莊以虛無輕天下亦本太史公原道德之意而發與李斯禍由荀卿同一公案申韓原於道德太史公發其端而此特暢言之見一意虛無則不知有君父不知有君父則仁義禮樂皆不足用而天下遂無不可殺之人此刑名之禍所由熾也筆鋒之利直欲洞胸徹扎扎甲葉也左傳成十六年養由基蹲甲而射之穿七扎焉扎从誤

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
天雕龍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爽也。
談天衍。彫龍。廣大。盡言。過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行之文。飾若。
終始。天地。彫龍。廣大。盡言。過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行之文。飾若。
彫鏤龍文。堅白同異之流。孟荀傳。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
故曰鏤龍文。堅白同異之流。孟荀傳。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
子。字子石。咸。玄。英。莊。子。疏。云。公孫龍。著。堅。白。論。行。於。世。堅。
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說。而。守。之。公。孫。龍。之。辯。蓋。將。合。異。
以。為。同。故。下。至。擊。劍。扛。鼎。鷄。鳴。狗。盜。之。徒。謂。孟。嘗。莫。不。賓。
曰。同。異。故。下。至。擊。劍。扛。鼎。鷄。鳴。狗。盜。之。徒。謂。孟。嘗。莫。不。賓。
禮。靡。衣。也。細。好。玉。食。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
踐。有。君。子。六。千。人。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注。私。卒。君。
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魏。無。忌。君。信。陵。齊。田。文。君。孟。嘗。趙。勝。
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魏。無。忌。君。信。陵。齊。田。文。君。孟。嘗。趙。勝。
平。原。黃。歇。君。春。申。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

鹿門云倒黃河之水

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
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
廝養。取薪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
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
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
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
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
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
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
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
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

秀傑者也。集無者字

英云學客郡吏
九品科舉從時
勢而區分出所
洞視前世以總
括一章何等活
眼

多以客肯錄
多
作客

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
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
九品中正通鑑文帝時尚書陳群以為天朝選用不盡
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
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
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
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推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
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
李斯之言李斯有逐客上書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
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
吾法而已故隳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

以老死賞錄以
作而

若是速賞錄是
作此速上有之
字
英云議論壯快
譬喻出於意表
是蘇家長處
文景武賞錄武
下有帝字
天下士賞錄下
下有之字

之食於四公子信陵君孟嘗君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
意極危陳却以客折不知其能槁項黃馘莊子列御寇槁項黃馘者注項槁以
瘦而無肉也黃馘髮黃而被耳也
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
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
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
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
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史記陳豨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
兵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
餘乘邯鄲官舍皆滿云云從車千乘蕭曹蕭何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
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淠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吳淮
南王長梁王武魏其
侯竇嬰武安侯田蚡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
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糜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

英云引聖言為
結應篇首先王
不能免中間引
戰國秦漢英雄
以一句收之金
聲已起三軍退
隊之法

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論語陽鳴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智勇辯力四者處之得其所則為天下用失其所則為
天下患分富貴與其之俾得自奮於功名之途亂崩無
自啓也末路撒開養士結出先王治天下之大道眼孔
尤高○唐末之黃巢巢咸通末為亂以不第而亂明末之牛金
星金星歸李自成為亂以斥革鄉舉而歸闖賊自成皆處之不得
其所也柄國者尚加之意焉

論始皇漢宣

一作始皇論一作秦始蘇論

呂東萊云此篇
頭使內外相形
一句始皇本無
此意作文字之
法要說他後面
不是故先張大
以虛作實也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蒙毅弟按之當死始皇赦而
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史記
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
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云
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
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
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
重之勢區別使內外相形關中關外相形據億丈之以禁
奸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
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謂企非
望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

震
祠山川鍵祠作

纂

卷二十一

十一

智所不及，鑿範智下有之字，吾無致範，吾作其。

林希元云：此意最是人說不到。錢豐寰云：上既說智，此又說不在智，是何等開闔。

自書契、鍵書上，有有字。徵必亡、鍵、徵作取。

呂祖謙云：指出好的說，關寺都好。

不好，又將二個好人來說破。疊山云：此正天將亡人國，其禍敗必出于智之所不及處。東坡以秦法之弊作斷，見得法弊于酷，以至如此。東萊云：精神骨髓處，即受誅賞錄，受作就。

東萊云：起得好，為經典、鍵、經作輕。

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于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馮異、閻尹。淹豎也，一男無勢，精閹者，謂其精氣奄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靈帝時為中常侍，封都鄉侯，固彊欲先誅貪濁者，後唐張承業、唐僖宗宦者為李茂貞所大赦，黨人帝納之，承業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徵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宜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高恭顯、漢宣帝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腐以毒藥，謂

宦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起兵，詐稱公，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足也為經典以參夷，參三也。族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立孝公、薨、惠文王鞅欲反，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歎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夫豈獨鞅

十三

莫之救，莫上
有而宗
知威令，賞錄威
作法
不敢請賞，錄收
下有復字
疊山云：凡議論
不好事，須要一
段正說文勢，亦
圓活義理，亦精
微意味，亦悠長
彼易此，鍵範作
此易彼
親戚師傳，範傳
下有無惻容三
字

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
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史記荆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
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
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
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史記魯世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
身行之，其恕矣乎。論語衛靈公篇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
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
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
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商君傳今既具
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
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
之，輒予五十金。令立威於棄灰。商君之法刑其親戚師傳。
於是民信其令。

及始皇，鍵及作
不可測，範測下
有識字
然後制刑，鍵然
作而制作，致賞
錄制作，賞
顧孫曰：以法毒
天下三句，乃上
粘商鞅，始皇嚴
暴扶蘇，見殺下
舍漢武，果殺戾
太子及叛意，氣
勢聯屬，血脈渾
融，不見突兀處
而不察，集鍵範

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
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
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
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
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
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
前漢征和二年，巫蠱事起，上以江充治巫蠱獄，掘太子宮
云得木人尤多，太子懼，遂收捕充斬之，發長樂宮衛卒反
亡至湖而死，天下悲之。太子計出於無聊也。賴也。故為二
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
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文作兩段，看前一段說秦之亂，在用趙高，後一段說

而作必
東萊云不特文
勢雄健議論亦
至當

鹿門云前罪秦
始皇誤用趙高

人所共知者後罪秦始皇積威故足以制太子之死而不請人所不知者
洪容齋云秦之亡起於扶蘇之死此論歸咎秦嚴法固是但以父子之親加以蒙恬擁重兵至斂手就
戮而不一請豈非天欲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歟然其論秦人峻法可為永鑒云

扶蘇蒙恬之不敢請在於商鞅變法後之積威前一段
中搭入漢宣後一段中搭入漢武而兩大段只是一事
仍只作一片看去志林十三首皆南海作為公極得意
文字幾於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介軒云先叙後
斷
梅亭云首段叙

論范增楚懷王之臣後事項羽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
權項羽使使至漢漢王為大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伴驚曰
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

事疑字一篇眼
目

聖歎云劈下斷
語此謂筆快如
風

梅亭云次段斷
定當去於殺卿
子冠軍殊一篇
主腦

當於此去鍵此
作是
人君之度諸本
人君作君人

楚使歸具以報項王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
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
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
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鴻門之會項羽使項莊劍舞終以
此失天下當於此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
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
其神乎擊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
羽殺卿子冠軍義帝命宋義為上將軍號曰時也陳涉之
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陳涉起時假楚將項氏之興也以
立楚懷王孫心楚懷王入秦無罪而死范增勸項梁求楚
殺之後而諸侯畔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

西仲云以增為謀主之故驗其與義帝相關疑增之本集本下有中字

疊山云亦是虛美應弒義帝之兆

楚材云歎義帝之賢以起羽與義帝勢不兩立

潘蒼崖云子瞻祖其家學氣韻

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
○反○覆○以○明○當○去○於○殺○卿○子○冠○軍○時○筆○鋒○有○鋒
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
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
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
○亦○不○用○正○說
知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
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此未為義帝之賢以稠眾之中而
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
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知者而後知也增始
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
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
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

赫奕人多慕之要之自六經出則源深而流長人見其正大溫粹不知其所養者有本也

東萊云這篇要着抑揚處吾嘗論一段前平平說來忽轉換放開說見得語新意屬又見一伏

一起處迂齋云項羽殺宋義便是要迫義帝弒義帝便是要去范增蓋宋義是義帝所愛義帝是范

增所立三人生死去就最相關涉推原得出筆力老健無一個閑字此東坡海外文字故有老氣

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
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
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
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大
傑也哉

去於弒義帝時是正論此又翻進一層用筆步步劃入
如短兵相接所謂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也○其弒
義帝則疑增之本也下若云此陳平之間所以入也便
是庸筆讀此可悟敏銳之別

聖歎云、不過知幾蚤去一句、却寫出許多議論、許多曲折、及至細尋、亦更無議論與曲折、只是一味換筆法耳。梅亭云、此坡公海外文字、無中生有、死中求活、得闕而入、學者悟出、筆下無竭源、亦無窮步。

豐山云、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

豪傑之士者、鍵無者字。

西仲云、重在卒。

然無故四字、暗

伏取履納履事。

老人也、編無也。

留侯論

張良字子房、為漢謀臣、後封留、章昭云、良求封留、以始見高祖於留也。○一意到底、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注圯橋也、應邵云、圯水之上也、老人、黃石公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

字。

武曹云、兩其意

字相應

而世不察以為

鬼物鈔無而字

鍵物作神

魯山云、刀鋸鼎

鑊言秦之峻酷

平居無罪、鍵範

罪作事

西仲云、此時有

大勇者、不可不

忍責、責根上勇

字來

所獲施、鑑、鍵、範

獲作復

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

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鼎大無足、鑊四物皆刑具

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責、責孟

夏育、皆古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

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

間、得力士為鐵椎百二十斤、擊秦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

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千金

不為可陷、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

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伊尹相湯伐桀、太公輔武伐紂、而持出

於荆軻、聶政之計、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始、史記、聶政應

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

匹夫之力，健力作勇。

二田云：融化石。

推車蹴起老人。

深折，正是以不。

忍，蹴起能忍。

彼其能折，彼作。

疊山云：主意謂。

子房本大勇之。

人，惟年少氣剛。

不能涵養，忍耐。

以就大功名，如。

用力士提鐵鎚。

擊秦始皇之類。

皆不能忍，老父。

鮮腆教以善也，履地下使良取之，以足受輕薄意也，而深折。

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

能信用其民矣。左傳宜十二年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

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越王句踐為吳所敗，棲于會稽，且

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

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

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

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

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

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

之圮上始命之。

取履納履與之。

期五更相會，數

怒罵之，正所以

折其不能忍之

氣，教之以能忍

也。

而項籍，健無而

字。

剛強不忍，範忍

上有能字。

楚材云：淡語作

敢含蓄多少。

東發云：東坡之

文如長江大河，

一瀉千里，至其

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

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

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韓信欲為假王，漢王大怒，張

漢王悟，立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

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壯大之意，奇偉而其狀貌

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太白於博浪沙擊秦許以智勇。李太白有懷此又翻出

子房之不能忍，而老人教以能忍。議論正大，且其意不

在書一語。空際掀翻，如海上潮來，銀山蹴起。○老人教

子房以能忍，是正義。子房又教高祖能忍，是餘意。作文

必如此推論。

渾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長于陳述叙事留侯論其立意超卓如此梅亭云子房祖父五世相韓始終為韓報仇於博浪沙擊秦前人嘉其忠勇此獨拈出能忍不能忍立論即就沙椎圮遇兩事據為證案又謂老人為隱士謂其意不在書皆是翻案文字然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其理又何正大確實也後引楚漢成敗大局及淮陰封齊事為能忍之效確然是天然佐證長公才大心慧從何處得來

賈誼論

賈誼論賈生名誼文帝時為博士一歲中至大中大夫後遇讒為長沙王大傅又為梁懷王大傅

梅亭云首段虛冒起不能自用其才是通篇斷制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

西仲云不急望又云不輕棄皆有可致折有作負

武曹云天下無堯舜冷語

梅亭云次段說賈生不能自用其才亦以孔孟相形即暗對不能待不能忍其庶幾編其作改

西仲云應上不能自用其才不用生選用上

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禮記檀弓篇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公孫丑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

有能字
梅亭云三段發
明賈生不善用
才之容
鹿門云應欲得
其君

確士云談何容
易子瞻不能得
志於神宗之朝
與哲宗初年可
以知賈生矣
悲鬱情悶析作
紫紆鬱悶集悲
作紆
西仲云此言不
能自用之由

爾而授之文帝天子符璽王曰至代邸而議之灌嬰連兵
數十萬以沃劉呂之雌雄諸呂欲為亂齊王發兵聲諸呂
擊之嬰與絳侯謀風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
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
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
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
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
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治安策觀其
過湘為賦以弔屈原湘為長沙大傳過悲鬱憤悶超然有
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梁王墮馬死誼
餘死歲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

鹿門云忽又歸
過于君
草莽之中諸本
莽作茅
梅亭云末段又
為用才者規戒
又云三層斷制
意實相承一步
緊一步
荆川云不能深
交絳灌不知默
默自待本是兩
柱子而文字渾
融不見蹤跡

復用也不。能。有。所。忍。之。實。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
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着意在必有遺
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
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莽之中秦王符堅為東海王時尚書
如舊友自謂如劉玄德之遇孔明也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
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
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狷。褊。急。也。介。特。也。物。無。耦。
耦曰。特。獸。無。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中間實還出用漢文處是蘇氏經緯責備中語語惋惜
筆力高絕○讀此文須知言外有漢文負生之意

王遵岩云謂賈生不能用漢文直是說得賈生倒而文字翻覆變幻無限烟波 鹿門云細觀此文子瞻高於賈生一格

鼂錯論 錯初學申商刑名以文學為大常掌故遷中大夫又為御史大夫為寶嬰袁盎所譏斬東

東

梅亭云首段用議論且起通篇筆勢不空氣象雄渾尤為諸論之冠 荆川云此論一氣說下 豐寰云前一段把後一段意俱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大暗說景帝時七國叛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錯建言之難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不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

虛引起最好

免難於天下鍵

免難作有以辭

範作有辭選難

作患

二田云撮舉題

事

聖歎云入敘事

天子不察鍵範

察上有之字

為之說集範無

之字

聖歎云朕却題

目竟寬起筆

為之所鍵範所

作圖

蘇子瞻云

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錯以諸侯強大不可制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潰旁決也怒也又水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志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吳王濞趙王卬菑川王賢濟南王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

蘇子瞻云

蘇子瞻云

二十一

志於成攻諸本志作至
疊山云此篇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搭老於世故明于人情有憂深思遠之智有排難解紛之勇不特文章之工也
聖歎云世間則聖賢豪傑出世間則佛菩薩盡此二言矣

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漢書欲將而身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即豈必待陳平哉筆及七國及由竇嬰密奏以讒罷錯為庶為太常後為楚相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晉灼云火入水曰淬礪磨也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盜可得而問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

西仲云結語緊

東萊云此篇前而引實事說景帝時雖名為治平有七國之變此体制好大槩作文要漸漸引入來

次崖云鼂錯之死古今嘆息然未有說出被殺之由者東坡此論發前人所未發此等文章實天地間之不可少者西仲云此論直從景帝隱衷斷錯之失策史眼如炬其行文起處最寬接處最緊頓處最健轉處最捷則文舉業之金針也

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斷錯失策處眼光如炬然錯之所以得禍者在憎之者多而眾之所以憎錯者由輔導太子時純以刑名法術之學而不歸於正也蓋刑名之學本於商鞅古來未有能全其身者此根本有未善處不可不知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一終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二

清 沈德潛確七評點

蘇軾子瞻著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策略一 共五篇今存三

英云首段議論以爲害有狀救之有方爲根柱

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

淺 英云二段莫大於不知其然而

然此篇命脉古今妙論

又云三段入時事

此臣所以集臣下有之字
英云四段以譬論取證
切脈觀色編切作察

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仁宗景祐元年是多事自藝祖統一天下幾七十餘年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惟洪範惟辟作威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禮記檀弓皇常有如有望而弗至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切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或曰此熱也。其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恍然。借病人以達不知其然貌而不自失。而不知其然。

有人恍然編鈔賞錄恍作恍

所以望集無以字

英云五段一轉前文入正論

暴驚淫虐編驚作橫

又云六段引易說動而不息意

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扁鵲晉昭公時人倉公。太倉公漢文帝時人皆古名醫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輕脫苟且也。莊子昔子為禾耕而報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正意也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驚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長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

鹿門云議論游

行

英云塊然質壤

似好無用之辯

又蘇家一癖

鹿門云才露本

旨

又云此則先以

人主自斷為策

以自強不息。易乾卦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借天行以示振刷有立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凝結貌者猶土塊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儲同人云。宋立國本弱。而仁宗在位。蒙業養安。將有優柔不振之弊。此篇說當時國勢處字字切中。可與賈生

略之始。下四篇指其事而條之

策治安比肩

宋之受弊。由於頽墮。至南渡後尤甚。而仁宗朝其先徵也。痛切言之。先言其病。後救以方。比於長沙痛哭。賈誼為痛哭者一○公於仁宗朝。勉其勵精圖治。及上書。神宗又勸其法。祖養安時勢不同。立言亦異也。

英云。是坡公壯時之作。於中正溫雅之氣。賴氏云。學坡者當自此入。夫學文者。學古人立言之宜。而已。設謂學蘇學歐。似舍立言之宜。而取一家之癖。謂學策論。當自此入。則可謂學坡當自此入。當失正鵠。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

英云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二句一篇命脉

鹿門云與穎濱君術五同壅閉腐敗集閉作閑

鹿門云逸調

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騰上躍也涌亦騰也漂浮也蕩排盪也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音減削也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載馬行貌駸小雅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通也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閉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影下借清也庸詩于苟安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出前而不

喜事也鈔無喜宗

鹿門云本旨喜於爲善集喜上有自宗

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靡披也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起趨起同行不進也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于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企望貌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

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為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為而得則天子誰與其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為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蔡邕月令章句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

英云自大至小自小至微又引聖言斡旋變化自在出沒不可測是蘇氏一家妙訣

斯為寬深不測之量不測之量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為之謀才者得為之用後之君子務為無間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皇大也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眾人之所能為斯以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論語陽貨篇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孟子盡心篇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盡心篇朱註踽踽是立已嚴峻涼涼是待人疎薄原愿同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狂者志極高又不可得見欲得

又云孔子子思非直傳子思孟子亦非直傳但取大意耳

荆川云此篇前後各自為段落起伏與壅蔽篇同鹿門云破庸俗之論有奇氣

者。獯者知未及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心盡而守有餘者。下篇論語。獯作猶。朱注。有所不為。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知耻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者獯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獯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獯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

狂獯。即所謂知勇之士也。聖人以術激發之。使之踴躍奔赴。而坐收其功。正如病痿者。必振發其精神。然後可以有為也。前伏後應。一氣相生。文之最嚴紀律者。○破庸人之論。正以開功名之門。雖分兩層。實是一意。

策略五

古之聖人。集人作正。可畏之實。諸本實作資。鹿門云。以上是一頭。一日之過。諸本過作故。君臣之權。集鑑權作歡。

臣聞天子者。以其蒼蒼莽莽而來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在九重之內。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運四海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實。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可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馬絡也之以區區之名。控馬操也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過。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

鹿門云却借器來游衍議論是

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恐懼貌小雅戰兢兢如臨深淵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顛覆偃仆也詩大雅顛沛之揭正義遠離根本之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箱也儀禮注樽方筭曲禮注圓曰篋方則篋謂袂而長也筭曰筭又木之器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注禮記樂記扞格而不勝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

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前解見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禮周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鄉飲酒之禮也蜡臘年終祭名周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飲酒之禮也蜡臘日蜡秦日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狩見書朝諸侯於方岳之下四方之岳也東岳泰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捍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

又云以上一句句伏後五事案

然 俚俚焉集焉作

與信布集與上

有而又二字

英云引前事盡

言當世之弊不

特宋代之弊萬

國皆有此弊是

等之文最中肯

際讀者勿他邦

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申上句意說苑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偶人之類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俚俚焉者無相俚俚乎其何之禮贊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足畏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韓信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為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

視 舉而後編乃下有能字

確士云前半作勢或反言或正言處處注射情之通與不通至此分明點出愈作勢愈有力也

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齶啜俗作擠齶非又拾食也啜亦嘗也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漢言非不止為宋代言也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有廉稜也又有垠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

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深者
 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說出元成以下此進言
 愚以為宜日新威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息惰之氣故陳其
 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
 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
 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
 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
 從近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
 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
 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
 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武宣公三命益恭故鼎銘

荆川云此文論
 時弊處皆借古
 為論亦一體也

鹿門云行文如
 行雲如江流曲
 盡文家游衍之
 妙

命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上卿也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
 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
 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
 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
 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
 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
 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合大小臣工使無不通之情以大慰天下之心是一篇
 主意行文反覆曲折說盡蒙業養安之失可為龜鑑

決壅蔽課百官之三○策別分四項一課百官二安萬民三厚貨財四訓兵旅四項之中又別目

為十

梅亭云第一段策冒要一決壅蔽先將無壅蔽說起是反題先正法

鹿門云行文之妙一至於此梅亭云第二段申上意寫出無壅蔽之意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許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介與介同秦誓若有一介臣不識官府斷斷兮無他技介一作介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疴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

又云第一段陳時事指出壅蔽之患而挾其根于胥吏最中要害以無法為奸寫胥吏要求錢賄伎倆洞若觀火古今同慨英云能陳當時惡弊朝吏貪鄙如照鏡而見是等言韓歐諸公

關節脈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為奸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

所未道

鹿門云搜出病

根

今天下編今下

有夫字

梅亭云第四段

援古事為省事

勵精正引

鹿門云勵精

為霸王編為作

於

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姦今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
 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驚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
 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
 待教令而辨記致力也一具也項羽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
 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
 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
 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
 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強國富垂及升
 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東晉穆帝時秦符堅弒其君
 自立為秦天王王猛事符
 堅一見如舊堅謂如玄德之於孔明一歲
 中五遷官於是課農桑恤困窮秦民大悅今天下治安大
 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

梅亭云第五段
 正說決之之法
 兩柱開下

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
 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
 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
 多而謁者之眾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
 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
 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
 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謂財利贏
 餘虛耗
 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
 任人古之聖王愛日揚子君子愛日乎君子仕則欲
 行其義云云尤倉子敬時愛日以求
 治辨色禮記玉藻朝
 辨色始入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
 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

第六段

第七段

荆川云前半言壅蔽之當決後言所以決之之

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書武成王季其勤王家蔡洪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晏退於朝也。而稱舜之無為。論語衛靈公篇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文王之日昃，書無逸文王自朝至而論始皇之量書始至以衡石量此，何以率天下之息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任人，以省事，非省事也。各舉其職也。恐人誤以脫略廢弛為省事，故以厲精率之。然又恐不明分位者，以上侵

道鹿門云省事勵精二者亦切中今日之情

下權為身先，故又以任人濟之。惟各舉其職，故任人以省事。惟上不侵下權，故上率所以厲精。二者合而壅蔽決矣。前論吏胥壅蔽，由事煩而官不勤之故，真乃洞若觀火。

同人云：壅蔽在吏胥，而所以致吏胥之壅蔽者，由事煩而官不勤也。後世吏胥猶宋之吏胥也，而所稱大吏畏法不敢顧私，又一變矣。壅蔽之患，夫豈斯策所能決乎？

無沮善 課百官之六

梅亭云第一段統領大體必使天下無自棄一

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

句一篇主腦

又云第二段透發自棄流弊

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同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閭里門也。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里中門也。又巷也。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

何嘗之有嘗常之誤

梅亭云第三段

透發無沮之義

鹿門云接得無

迹

荆川云又忽然

生出一層為必

可得者張本以

與忽不可得者

相形

所不若集無所

字必得之由

集由作心

梅亭云第四段

落倒時弊

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嘗之有。或出於賈豎賈坐賣售也。又處曰賈行曰商。豎賤人。童僕之未冠者。凡卑鄙者皆曰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無沮之實。重在必不可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憫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

鹿門云先提起
客案一段正是
與人以必得
梅亭云第五段
歷數所絕三項
即所謂使人自
棄也

又云六段前後
相應

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詞而
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
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
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
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聊賴也。揚子方言。此而疾視
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
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為國者
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
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
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
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

二田云自制料
起而偏重之勢
成議者累以三
途並用為言策
意倣此也。曰絕
之曰必不可得
疏沮字刺入曰
鼓舞為術曰必
使無自棄扶無
字生動
鹿門云專為吏
胥以下之才其
情弊與今亦相
參而文甚錯綜

同人云議論層出一使人首肯資格之弊至明而極自宣德以及天崇雖士大夫亦於始進之日而

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
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
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
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
者之謂也。

人苟安於自棄。則知終不見用。必至貪戾虐民。此自然
之勢也。聖王鼓舞人才。只使之樂為我用。而不至自棄。
通篇大意在不逆定於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
前半將聖人引入為善。反覆說來。末歸重於謫官胥吏
入貲三項。前明弊政。預決於此。

評唐書卷之二十一
逆定其所至由科貢而仕者與胥吏相去無幾雖有奇材異能而尊官貴仕不可得而至仕途偏重日甚一日以趨於亡蓋千古殷鑒也

敦教化安萬民之一

梅亭云第一段
民竟勢虛引三
代秦漢立宗見
民之善惡關係
與亡如此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為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其所不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

又云第一段轉
出教字提起名
實駁去空名之
教

鹿門云切中迂
儒之病

第二段

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婚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薄也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此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

盤辟俯俛編傳
作仰

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儲云應前以三代秦漢散度化臺之名財實分斯民之善惡字使天下知其不貪禮
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
飛廉惡來史記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使天下知其義
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
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
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
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
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
者而繩之彼其見登降揖讓盤辟盤旋也辟開也曲禮
主人拜則客還辟注辟
猶開俯俛竟同兒戲傳又作癯又作艘白虎通周公背俛之容則掩
也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不見不聞也老子視之不見
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

鹿門云辨了才
說正意
第四段

鹿門云提當時
二弊
梅亭云第五段
指陳時政以藉
教化不行之故
歸到信義以結
教化務實之旨

嘽緩禮記樂記其樂心感者其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
聲嘽以緩注嘽寬綽貌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
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
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
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
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
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謂元昊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
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
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仁宗以來諸道以兵興
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以止民之
欺詐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

通體定意注此
止民之欺集止
作禁民上有小
字
爭於錐刀編爭
作事
鹿門云末世之
政可羞

又云看他行文
紆徐婉轉將言

爭於錐刀之末喻小利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不義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名實二字是一篇眼目。引武王一段。見有其實。故其民

不言處
又云東坡勤敦
教化。而以罷西
河之兵。與寶元
以來增賦為案。
其言雖近長老
而其寔則疏路
矣。

商侯云從後患
逆起

易化引秦漢一段。見徒有其名。故其民難化。因名實生出信義。因信義生出務實。其言務去其貪。下以簽兵簽署也。謂籍兵增賦為不實其言。以加稅取利為不去其貪。末收到教民信。而示之以義。剴切剴切也。動也。唐書魏徵傳。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者。詳明。議論亦復醇正。

教戰守 安萬民之五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足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

商侯云轉入後世去兵

鹿門云借事為議論

參於游戲賞錄 參上有酣字

下雖平不敢忘戰平。不。忘。戰。一。篇。之。旨。秋冬之際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養也。禮記注。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養大豕曰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同耄。漢書。痿。痿。病也。故乘七發。出。與入。輦命曰痿。豐之機。而不復振。是。衰。天。老。眊。痿。入。輦。命。曰。痿。豐。之。機。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安。祿。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

終歲勤苦賞錄 勤作勞

商侯云言至此字字逼真發明首段意刻醒

英云柔弱之人受病皆由此理此一段又攝生之方

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樂。天。詩。東。坡。文。雖。庸。夫。婦。豎。讀。之。亦。當。首。肯。此。種。是。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大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

西北二邊集二
邊作之虞

商侯云以下入

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與且夫天下固有意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邊指西北二邊之戰元趙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

已策

有賞罰賞錄無
有字
悚以軍法編悚
作撓

鹿門云又推一
意作結
又云宋之嘉祐
間海內狃於晏
安而馳言兵故
子瞻特發此論

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擊刺劍之術也史記荆軻傳荆卿好讀書擊劍魯句踐評云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悚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且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與只是安不忘危意一用引喻便覺切理厭情中一段可

悟却疾可悟防亂。○戰軍政也。今入安民策中。得古者兵民合一之理。

蓄材用 訓兵旅之一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為城郭不足守。餼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鯁。中似鯁。短又蜥。蜥也。又蜥。蜥也。之所蟠。牂也。牡羊豚也。小豕之所伏。雖千仞之

威乎其外。集乎上有見字。

鹿門云。今之世何以異此。

朝廷之士。士上之誤。

鹿門云。以上論無才。以下論求才。

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趙元昊契丹舉數州之眾。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材。患所以求材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

一日之急集日
作旦

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日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

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翫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材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為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

纂晉書卷之二十一
左傳僖二十七年為賈曰子玉

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
 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史記孫子傳以兵法見吳王闔
 取信於闔閭，使其可用。盧以宮中美女百八十人為二
 隊，以試軍法，斬左右二人。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
 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
 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
 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
 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
 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材，庶乎可
 得而用也。

鹿門云：欲募天下之將材，而歸之於治兵治兵。

先之以虛名，而隨較之以實，則真材用出矣。若不先之
 以虛名，則材不集。若不較之以實，至於材無可用，則欲

固一說，然其本尤在君相之一心與一氣。

并廢虛名，宋之所以不能制元昊也。前虛後實，一氣相生。蘇策每用此法。材乃材官材技之謂，以人材言。

倡勇敢 訓兵旅之三

英云：倡字一篇命脈。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呂氏春秋曰：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怯。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
 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
 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
 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莛屋

莛與楹，莛莛作莛，與上有之字。英云：勇怯二字。

胎於呂覽明理

卷之二十二

彼閭閻集彼作然
鹿門云曲透人情

梁也。莊子齊物論舉莛。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以搏。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虺蜴也。詩小雅。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彼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貌盛怒。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

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盾同。干也。左手執楯。右手執劍。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吳語。越大夫種之言。詩小雅。決拾既伙。傳決。其非射時。則謂之拾也。拾遂也。儀禮注。遂射。韋為之。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

纂

卷之二十二

二十三

鹿門云以異字代私字

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前見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

鹿門云今邊將破虜全賴家兵

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謂趙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又云氣之一字極中真情而通篇行文如虬龍之駕風雲而撼

戰以氣為主貴乘其氣盛而用之一人爭先百夫屬目此倡之說也天子有所私之將將軍有所私之士此私之說也私之正以倡之連綴相生縱橫豪宕自是老泉

家數而其原出於韓子

測 山谷而杏不可

荆川云此篇體方而意圓 英云沈評為其原出於韓子余以為斯篇胎於呂覽及荀子雜以孫吳之書而其勁練峻拔乃父所不及是亦大蘇平生持論也惜當時不行徒為後世談鋒之資耳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同人云題前籠絡

又云項門一針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禮記禮器篇甘受和白受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采禮記禮器篇甘受和白受而靜心專靜也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

為之謀集無為字

同人云名言

又云切刺時事

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為之謀亦無自入矣而况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為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用人之道不外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中書樞密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

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為丞相。宣帝時。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文獻通考中書門下。並列於外。又別置中書於禁中。是謂政事堂。忽爭相詰。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

鹿門云。切中當時情事。

同人云。翻出一層。

又云。切刺時事。

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道。不外。二。語。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折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子錢也。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可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庸陛下苟誠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財枉法。人必謂之賊。納賄也。非其有而

鹿門云。敢言之氣。

而可怪賞錄。可作何。

鹿門云直言青苗

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債。民也。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

可以美言賞可上有何宗

鹿門云名言

又云直言橫山之兵

而日以勇矣。若出乎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註。唐文宗用李訓鄭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也。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山。諸族屢抗中國。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歷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關中三之民困於飛輓者。漢書主父偃傳。使天下飛輓粟。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

蔡

卷二十一

二十七

同人云忠臣愛君流涕太息之言

確士云因循固失之廢弛而倉卒變更尤傷於輕發廢弛之患人君易知輕發之患雖明主亦不免為人所中

也臣下有驟議變法者當力防其弊又云此段只用略過對策中亦

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併軍營揀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

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止也距

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

患在於樂因循而重宗有為之志有韓范歐陽諸老為之前有君實景仁子瞻諸賢為之後而一安石足以敗之慎其君而逐其臣

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

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

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

軌之道軌車轍也此謂大道韻會輪有高下廣狹皆定于軌邢昺孝經序疏云兩轍之間曰軌車所繫曰轍

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

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

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為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

是一法

不肯為之集肯作屑

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為之而况於陛下乎聖

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

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論語顏淵篇

葉詩小雅執葉篇幡幡執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言獻之注言物雖薄而必與實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

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管子牧民篇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

辱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

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

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

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

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

將相和集和下有調字

作盡

在逐異議選斥

鹿門云當時諸臣爭言條例青苗以此上下不和故制策及此未忍行集未作不
多士何畏選多作則
同人云題外話抽出辯詰蓋安石平日議議與符堅用王猛說畧同
說者又以集說上有而字

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史記始皇
三十四年有敢起東漢黨錮之獄後漢獻帝時盡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
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書大禹謨刑故無小蔡註所犯雖大必宥不急故犯雖小必刑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酒誥厥或誥曰執拘以歸于臣請有以誥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

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之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

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史記淮陰侯傳韓信數與蕭何語得耳至如信者何奇之及信亡自追之曰諸將易國士無雙云云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綱目諸葛亮使馬謖督諸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乃收殺之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通鑑魏明帝紀諸葛亮將入寇司馬魏延請精兵五千將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谷而北直到長安亮以為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危計不用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

同人云妙喻

造室握手室恐膝之誤

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試華佗之方華佗字元化老年有壯容時人稱仙魏武累書呼之數期不反竟殺之詳後漢傳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瑄之稱劉秩綱目唐寶十五載房瑄執疏肅宗請收復京師自選劉秩為參謀悉以軍務委之秩儒家子不習軍旅遇賊將於陳濤斜戰大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綱目德宗建中四年關播為同汝州刺史時李奇烈反陰使壯士數百人往應募繼遣至李克誠將數百騎突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去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眾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

纂唐史名家之精言

卷二十一

呼吸變故集故
作動
同人云何等結
法

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前漢書賈誼傳反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共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

又云時事對鉅

丞丞哉丞當作承

而謀利集謀作牟

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以。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攷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之。命不易哉。周頌敬之篇敬之敬之天維顯之命不易哉法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又曰稽於衆舍己從人禹謨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丞哉武王烈牙書君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安石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寶不悅魏鄭公唐魏徵封鄭國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魏王猛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謀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

慕
魏王猛
魏徵

鹿門云東坡病當時狃於青苗條例諸法及橫山用兵等事故特擬策以發其直言敢諫之氣不知當時曾及聞神廟否然據愚見此作亦不

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小雅小弁篇 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儲同人云：君必畏天，從衆法祖宗，相無知人之明，必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使神宗讀之而感動，則真仁之太平可復覩也。鹿門謂其無實落下手處過矣。此借對策以諷切時事也。段段對針安石一切飾經術以亂天下變法制，逞剛愎，不知人，至不畏天，不從衆，不法祖宗，一一攻發，而姦黨於是切齒矣。原本從賈生來。

過條其事而言之耳，未有一段精光，意是開悟人君，令其實落做手處，其不逮賈誼治安策多矣。同人云：此諫疏非對策也，而策法未嘗不備，蓋節節駁題，仍節節還題也。

不免過於憤激。學者條對宜以董子為長。○時初變詩賦為策論，而進士所對策皆諂諛以干進者。公時兩上書言新法不便，而不見省，故復擬對策上之。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二終

宋蘇東坡五

公名軾字子瞻。明允長子也。仁宗嘉祐二年。受知於廬陵歐陽公。登進士科。歐陽嘗語梅聖俞曰。吾當讓此人出一頭地。英宗初。從鳳翔府判官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今驟用之。天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累之也。帝已得直史館。公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神宗時。王安石欲變科舉之法。公上議以爲不可。帝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對政令得失。甚稱帝意。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以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時安石創行新法。公上言

極論不便。洋洋數千言。雖賈太傅之痛哭。陸宣公之愷切。不是過也。安石常稱神宗獨斷專任。公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敗。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亡。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彈奏。誣以事窮治無所得。公請外。通判杭州。徙密州。徐州。又徙湖州。上表以謝。以事不便。民者托詩以諷。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摘其語以爲傲慢。因論自熙寧來。作爲文章。訕怨君父。誹謗時事。逮軾赴臺獄。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曹太后聞之。謂帝曰。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之乎。摺至千詩。其過微矣。帝從之。王珪復舉詠

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螫龍知。以爲不臣。帝曰。彼自詠檜爾。何預朕事。貶爲黃州團練使。噫。小人之中善類也甚哉。非太后與帝之明。蓋幾不能自全矣。居黃二年。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于東坡。因自號東坡居士。帝欲召還。命成國史宰相王珪不欲。帝手札移公汝州。未至。上書極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帝允其請。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遷中書舍人。尋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十月之間。三遷清要。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反覆開導。帝輒首肯之。嘗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翰林學士。曰。何以遷至此。曰。適遇太皇太

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公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耳。公不下哭。失聲。宣仁后與帝亦泣。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公讜言正論。為當軸者所恨。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時杭大旱。饑疫並作。公請于朝。免上拱米三之一。災政累累。全活甚衆。浚西湖以溉民田。築長堤以通行人。植芙蓉楊柳于旁。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為蘇公堤。置畫像作生祠。何公之善文章。又長吏事也。在杭二年。復召為翰林。數月。以讒出知潁州。旋徙揚州。未一年。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遷禮部尚書。紹聖初。御史論公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譏斥先朝。黜

知英州。未至。貶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帶芥。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也。懸海外多烟瘴。水上惡毒藥餌。無有。初就官屋以居。有司以為不可。遂買地築室。獨於幼子過處。著書以為樂。若將終身。林志論古十三首。謂之海外文字是也。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徙永州。逢三大赦。退提舉王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公文章氣節。炳耀千古。然不善程正叔。至目之為奸。何君子與君子。若冰炭之不相入也。亦大可異已。公在翰林時。多以語言文字規切時政。畢仲游嘗貽書戒之。曰。官非諫臣。職非御史。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拯溺也。公不能從。以故難進易退。小伸大屈。卒以齟齬終。

公嘗於謝表云。雖知難。每以爲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蓋其
剛直竒磊之概。秉于性者然與。嗣高宗入其文。讀之。終日
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贊。崇贈太師。謚曰文忠。或
曰。文忠乃舊謚。而贊集乃孝宗製也。贊曰。維古於文。言必
已出。綴辭二句。文之蝨賊。手扶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
乃克爲之。猗嗟告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顧身害。凜凜
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漁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
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自。漢我
師模。賈馬豪奇。韓柳雅健。前哲典型。未足多羨。敬想高風。
恨不同時。捲卷三嘆。播以聲詩。
宋史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歷王德詩至。

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
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
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身名赫然動於四方。既
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
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以特立之志爲
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
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
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
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
爲天下竒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
修先識之。其名遂與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

評
之至公也。相不相命焉。鳴也。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明治十八年一月廿一日 版權免許
明治十八年九月出版

校註人

愛知縣平民

石川鴻齋

東京芝區片門前町二丁目
十四番地寄留

東京府士族

前田圓

出版人

同京橋區南鍋町二丁目
十二番地

東京京橋區南鍋町二丁目士番地

鳳文館本鋪

大坂東區唐物町二丁目十九番地

鳳文館支鋪

發兌所



